



## 唱起那支

# 不老的歌

□ 杜 蓝

年终岁尾，教育局要来各个学校检查学生会唱的歌曲，其中好像有十首是学生必会的。不久以后每天的中午、下午，歌声就从各个教室里飘起来，那清亮的童声透过关着的门窗，穿越长长的走廊，在整个教学楼里回荡着。这时我正忙着写我的课题方案，也没在意，慢慢地歌声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悠扬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，静静地听着那清脆悦耳的歌声，不知不觉地和着乐曲哼起来，唱着唱着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
这是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歌，我们的哥哥、姐姐唱过，我们唱过，现在听我们的孩子又一次唱起，心中真是无比感动，歌声带我回到了那单纯的童年。那个时候，除了在收音机中听到歌曲之外，我们只有在音乐课上才能听到音乐与歌声了。全校只有一台脚踏的旧风琴，

上课的时候就一个班一个班地抬来抬去。课间趁老师不在，我们围在风琴旁边，一边用脚踩着一边用手按着琴键，听不成曲调的声音，觉得特别神奇。儿童节时，除了几个长得漂亮被老师挑出来当领唱的女同学可以穿上花裙子，我们都穿着不大合体的白衣服、蓝裤子，戴着红领巾，脸上被老师涂得红灿灿、油光光的，站在台上，那么认真地、专注地唱着这首歌。我们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歌声中，虽然当时不懂歌的情感、意境，可是那节奏、那音韵却深深印在脑海中、留在记忆里。

岁月悄悄走过，悠扬美丽的歌声依然那么绵长深远，仿佛余音袅袅，绕梁不绝。这优美的旋律曾经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，唱老了几代人的童年，现在依然响彻在校园，听起来还是那么优美动听、那么深情婉转。无论时空怎样转变，经典的歌永远不老。

## 乌鸦与狐狸 故事新编

□ 桤木山人

书上说，乌鸦嘴里叨块肉，狐狸想吃那块肉，先是称赞乌鸦的衣服漂亮，后来又称赞乌鸦的歌唱得好，结果硬是把乌鸦口里的那块肉给骗走了。据桤木山人考证，书上的文章是作家杜撰的，乌鸦和狐狸之间可能发生了这样一些故事：

情节一，狐狸望着树上的乌鸦，含情脉脉地说：“乌鸦呀，你的外表像凤凰一样漂亮，婀娜多姿、光彩照人；你的歌喉跟百灵鸟一样悦耳，高山流水，叹为观止！你不去参加选美，实在是浪费人才啊！我的跨国公司原准备到美国好莱坞去招聘秘书。我发现你并不比她们逊色。如果你肯屈就……”狐狸的话音还未落，乌鸦马上大叫：“狐总，我愿意！”结果，那块肉掉进了狐狸的嘴里。据说，后来乌鸦成了狐狸的“五奶”。

情节二，狐狸望了一眼站在树枝上的乌鸦，咽了一下口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乌鸦呀，最近你单位职工反映，有人利用职务之便，中饱私囊。呵呵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！”乌鸦听了，心里一惊，差点把肉肉掉了下来。狐狸见了乌鸦的神情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虎大王要我经办这起案子，王命难违啊！秉公办理吧，会得罪兄弟姐妹，让它们饱受牢狱之灾！听之任之吧，又是违抗圣旨，真让我左右为难啊！”乌鸦听了，心领神会，将口里的肉毕恭毕敬地递给了狐狸。

情节三，狐狸悄悄地看了一眼乌鸦，一边在树下来回踱步，一边喃喃私语：“哎呀，这段时间可真烦心啊！办公室主任一职空缺，上级领导让我考察合适的人选……”听到这话，乌鸦马上飞到狐狸面前，倒头便拜：“狐局长啊，俺家那口子想请您去喝两盅，特意让俺来请您。这不，俺顺道买了点菜，请您务必赏光。俺家开的洗浴城实行一条龙服务，待会让狐局长去潇洒潇洒。”狐狸酒足饭饱、享受洗浴城的全套服务后，“经集体研究”，办公室主任由乌鸦的小儿子担任。

情节四，狐狸望了望树枝上的乌鸦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死乌鸦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！你最好识相点！你一家老小的小命都在大爷我手里捏着，只要我一发话，兄弟们一动手，你们全家立马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！”乌鸦掂量一番后，丢下口里的肉，没精打采地飞走了……

## 五味子



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他单位附近的街心公园。他告诉她：“我们性格差异很大，我想你并不适合我……”他说了不少这方面的话。她含泪点点头，说：“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找我。”她在车站工作，他出差多。她说：“要车票，给我打电话。因为见到你，我会痛苦。”就此分别。

两年后，他结婚了。他要携新婚妻子回老家度蜜月，车票成了一大难事。他给她打电话：“请找小林。”那姑娘姓林。

## 两张回家的车票

□ 桂 玲

小林来接电话。“你是小林吗？”“是。”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你是……”没有一秒钟的犹豫，她说出了他的名字。他无端紧张起来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

吗？有两年没见了。我刚结婚，准备回老家，给你打个电话，问候一下。”他一口气把话说完，不提车票。“你要车票吧？肯定是车票的事。”话筒里传来急切的声音。“车票没事，我托朋友搞到了，没问题。”他说得十分轻松。他这一天过得却并不轻松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妻说：“你朋友真奇怪，家里有人不

敲门，从门缝里塞礼金。”他接过来一看，红包上写着：一路平安。小林。里面有两张启程去他老家的卧铺票。他返回自己家后，将卧铺票夹进影集。

多年后，舅舅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，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。我含泪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现在觉得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……林阿姨是个真正懂得爱的女人……”

## 诗情画意

你，住在小镇  
记忆里，淌在你的  
泪水里，也许幸福的  
需要盐  
今夜，我走近红衣  
走近故事的茉莉  
如同走近美丽的  
错误  
走近错误的别离

## 红衣

回踏秋而歌  
那件红衣静静地  
仍飘着一个女子  
的温馨  
是你的遗忘  
还是留下的记忆

## 简单的问题

□ 洪 嘉

妈妈问儿子一个简单的问题：“有一片小树林，烧掉其中的四分之一，还剩下多少？”

“是谁放的火呀？”儿子很愤怒。“是一个游客。”妈妈说。

“守林人不会禁止他吗？”“他趁守林人睡觉的时候，偷偷地放了火。”

“焦味和热火焰不就惊醒了守林人吗？”儿子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“不，守林人的住处离起火地点很远。”

儿子失望了，可他马上又问：“他是用什么放的火？”“一个打火机和一桶汽油。”

“动植物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他不懂吗？”

“就当他是个人文盲好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他是先倒汽油再点火，还是先用树枝点着火再倒汽油？”“先倒汽油再点火。那样燃烧得快一些。”

“确定？”“确定。”妈妈终于不耐烦了，“你只要告诉我还剩多少就行了。OK！”

“你真想知道答案？”“是的！”妈妈加重

了语气。

“一点不少，还是一片树林。”妈妈惊讶，提醒他说：“那人确实倒了汽油放了火，怎么会不少呢？”

“是的，妈妈，还是一片树林。”儿子重复着，“老师说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当动植物受到侵害时，我们要勇于跟坏人斗争。”儿子挣开妈妈的怀抱，跳了下来，说：“他倒汽油的时候，我早已躲到了他脚下的草堆里。待他点火的一刹那，我冲了上去……树林得救了。”

儿子在地上一个劲地翻滚，像是真被火烧着了似的。妈妈的眼里噙满了泪水……



## 背后的支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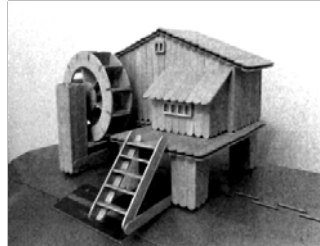
□ 栖 云

凝望迎风摇曳的细竹，心底总莫名地被濡湿：是谁砍它成笛；是谁钻它出孔；又是谁在月圆的窗下，凉凉地吹？

竹管原本不会发声，是多情的少年赋予了它歌喉，就像月亮，本是天上的一堆乱石，从来就没有光、没有亮，是慷慨的太阳送给了它光芒。

故事里说，一个樵夫因为救助了上帝的信使莫克瑞，莫克瑞便回报樵夫一把金斧。背着金斧砍柴的樵夫一定欣喜万分、感恩不尽。所以，当我清爽而又快乐地跨出家门的时候，皱纹里总是漾满了谢意。莫克瑞没有赠我以金斧，但在长长的生命隧道中，一定有千千万万的人为我唱歌、为我照亮，为我一斧一凿击穿头顶的黑暗。

一路平安。一个人也没有张扬成绩显著，就像一片花开，全凭借泥土、阳光、雨露，再饱满的一颗种子，失去环境，也无处生根。离开背后的支持，谁行？



## 人生如建房

□ 朝 阳

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，他告诉老板，说要离开建筑行业，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天伦之乐。老板舍不得让他的好工人走，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，老木匠说可以。但是大家后来都看得出来，他的心已不在工作上，他用的是软料，出的是粗活。房子建好的时候，老板把大门的钥匙递给他：“这是你的房子。我送给你的礼物。”

他震惊得目瞪口呆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如果他早知道是给自己建房，他怎会粗制滥造一幢这样的房子呢！

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。我们漫不经心地“建造”自己的生活，不是积极行动，而是消极应付，凡事不肯精益求精，在关键时刻不付出最大的努力。等我们惊觉自己的处境时，早已深困在自己建造的“房子”里了。

把你当成那个木匠吧，想想你的房子，每天你敲进去一颗钉，加上上去一块板，或者竖起一面墙，用你的智慧好好建造吧！你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创造，不能抹平重建，即使只有一天可活，那一天也要活得优雅、高贵，因为生活是自己创造的。